

1. 承诺的问题

问题就出在这里 有许多男人对承诺有着夸大性的恐惧。如果你是一位现代的女性 你一定和一位以上的这一类男性交往过 或者更多 而他们最后都会选择放弃爱情。他们或许会在一个特别浪漫的约会后 突然不再打电话给你 或许他们曾热烈地追求过你 而在你们第一次上床后却消失了 他们也许曾是你最知心的男朋友或情人 而在你们开始论及婚嫁时却阴谋破坏你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他们也可能等到婚后才开始漠视你情感上的需要 表现出不忠实或虐待的倾向。然而不管情况如何 你所面对的都是一位对承诺有不正常反应的男人。对他而言 你的存在意味着妻子、母亲、共同生活——直到永远——而这个事实吓坏了他。这就是他离开你的原因。而你并不了解他的心理。你并不把自己当成是一种威胁。事实上 你对他可能从来没有这么多的要求。而值得安慰的是 他并不比你更了解自己的反应。他只知道你们的关系已经亲密到让他感到不安的地步。这点使他感到非常焦虑。

如果他的恐惧感够强的话 他最后会破坏甚至远离一段坚实而良好的亲密关系。他需要爱 但他也快吓死了——对承诺有真正的恐惧——所以他会抛弃任何代表着 从此永远快乐地生活在一起的 女人。换言之 不管他如何地想去爱 如果他的恐惧感过分强大的

话 他就是个“承诺恐惧狂”而不再具有爱的能力。

但这段关系在刚开始的时候 似乎并非如此。那时的你看到的是一位渴望而且需要爱情的男人。他那不顾一切的追求和令人感动的脆弱 使你相信接受他的求爱是安全的。然而一旦你接受了他 愿意给这段爱情一个机会 或是这段爱情已到了需要更进一步的时候，情形突然就变了。他开始想要溜走 或是暗中撤退 故意引起争端；或是很明显地消失了 不再打电话给你。无论采用哪一种方式 他都会使你梦想幻灭 自尊受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之间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这么多女人都对这个故事这样熟悉？

“有一天他说我们是如此的相配

——但第二天我们马上就分手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珍美仍然很清楚地记得她初次邂逅迈克时的感觉：

“我刚满 28 岁 生活中虽然没有任何的男友 但我对一切都感到满意。我刚到新公司一个礼拜——在一个大型芭蕾舞团当行政助理——我热爱这份工作 因为我喜欢舞蹈。我住在一间租来的 三面有着凸窗的公寓里 口袋里的钱刚好够去听一场莫扎特的音乐会。在听完音乐会后 我以前的室友邀我去参加一个派对。我本要拒绝 但最后还是去了。我就是这样遇见迈克的。当时我就穿着这条粉红色的长裙 上罩一件白色的衬衫 我记得他向我走来 对我说：‘你看起来就像一支冰淇淋甜筒。’”

珍美说迈克的直率无礼使她整晚都避着他 但当她回家的时候，她发现他已经在她的电话答录机里留了话，邀她第二天共进午餐。她决定不理他。那并不是因为迈克不迷人——他其实非常富有男性魅力。但他并不是她所喜欢的那种类型。他有点过于“雅痞”——过分油滑 对自己太有信心——明白地说 就是太傲慢无礼。

第二天在她出去洗衣服的时候，他又打电话来并再次留了话。在她有时间去思考以前电话铃又响了。那又是他打来的。“好吧，”他说，“那今晚共进晚餐如何？”当她说她很忙的时候，他又建议在星期天共进早午餐。她说她不能去。然后她担心自己的态度或许过于无礼，她便开始和他闲聊。结果他们一共聊了 15 分钟。她不记得他们到底聊了些什么，只知道谈话的内容很好笑，而且也知道了他是一位收入很高的广告文案撰稿人。

“那个礼拜我想了很多，而且怀疑我不跟他外出约会或许是一种错误。那时我身旁并非围满了急着要请我吃晚餐的男性——我其实已有 6 个月不曾约会了。我认为我太挑剔，眼光太高了。那个周五我和一个朋友去看电影，她整晚都不停地抱怨她不知道要和她的男朋友去哪里度假。周六我独自在家里看电视剧‘金色女郎’，并为自己感到难过。”

我发现有许多女性都怕自己会失去最后一次谈恋爱的机会。珍美也是如此，所以当迈克在下周三再次来电话时，她不再拒绝他，并答应跟他共进晚餐。当晚她对他坦诚的谈吐感到惊奇，他对他的私生活毫不隐瞒，并很有兴趣去倾听她的。他的体贴入微令她感动。他说到最近为止，他一直跟一个对她自己的事业比对他更有兴趣的女人在一起。并说如果他想安定下来的话，他想要一个和珍美一样懂得人生优先次序的女人。她很高兴听到这番话，但也怀疑他如何发现她的优先次序是什么。他说他领悟到，他已经到了需要养一条狗、买一辆旅行轿车和娶一房妻室的时候了——“但先后次序也可以颠倒的”。他说他知道什么能刺激他多创作，少作广告。他告诉珍美，他以前曾尝试作曲，那真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他最后结论道：“我们或许会恋爱成功，一起住在郊区的一栋维多利亚式的房子里，我每天到图书馆写伟大的美国小说，而你在家里的客厅里弹钢琴。珍美没有告诉他她真正的兴趣其实是摇滚乐，因为她被这个美丽的远景

给迷住了。

“当迈克向我道晚安的时候 他问我是否喜欢海滩。是的 我一向喜欢海滩 所以我们约好礼拜天再见。那天他对我无微不至。他为我的肩膀擦上防晒油 带着我越过海上的警戒线去游泳 并注意我是否能驾御汹涌的海浪……我生长于中西部 对海洋并不熟悉。接着我们到一家当地的新奇小餐馆用餐 那家餐馆生意很好。他说那里的蛤蜊酱很棒 真是一点也不错。我们坐在靠海的餐桌旁 那里的气氛真是美妙极了。他是那样的无微不至 使我不禁注意起自己来。他甚至为我的面包抹上牛油。他抚弄我的头发 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吻我的脖子 使我全然无法抗拒他的热情。”

饭后他们很理所当然地回到她的公寓 他很想留下来过夜 但珍美拒绝了。即使迈克一直强调他们在一起过了那么充实的一天 已经抵得上别人约会一个月了 然而珍美还是不相信他对她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有兴趣。她不认为自己真的是他所需要的类型。

他那个礼拜得到外地出差几天 但他每晚都从旅馆打电话给珍美 跟她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她那时开始相信他的追求或许是真诚的。他跟她约好礼拜五见面。那天吃完晚餐 他们回到她的公寓，然后两个人做爱，一直纠缠到礼拜天早上。

“我的脑中已经没有任何的疑问了。我开始对迈克认真起来 因为他看来似乎对我也很认真。我被他所表达和所期待的情感亲密度所撼动了。我也喜欢这一切——它使我有安全感。我想在我们的关系结束后 这是我最怀念的一点。对于性 我并不像迈克那样的着迷——他对性一直是比我热衷——但我当然没让他知道这一点。我怎么能说呢 他一直告诉我：‘你真是太完美了。当我们的肉体结合的那一刹那 你真是完美得令人无法形容。’此外 我真的是坠入情网了 而我认为当我们一旦灵肉合一

的时候，一切都会好转的。他一定把他的一生都巨细无遗地告诉了我。从他的朋友到与他父亲之间的冲突，及他对工作的不满。我当时没想到这一点，但我的确是已经变成一位迈克专家了。在我们的关系结束之前，我想我对他的事情知道得比他自己还多。当他那个礼拜天晚上离开的时候，我以为我们对彼此已动了真情。

“但此后他却不再像上周一样每晚打电话到我家来。他改成每天打电话到办公室来找我。这是一种微妙的转变，但并未引起我的注意。他又告诉我他这个星期无法和我见面——他有公务待办，并且前事未了，还有一大堆私事悬而未决——但他那个礼拜五又再度光临，而且我们又像以前一样立刻爬到床上，就着装菜的纸盒吃买来的中国菜，他也疯疯癫癫地说个不停。第二天晚上，我们看了一部录像，而当影片进行到中途的时候，我起来去拿可乐给他喝。当我把可乐递给他时，他深情地注视着我，并对我说：‘我快要爱上你了。’当我们上床睡觉的时候，他变得更有勇气了。他终于说：‘我爱你。’他看起来似乎是那么的爱我，这使我对他不再有任何的保留。我记得我那时候一直在想，或许我终于成熟到可以真正去欣赏一个真心爱我的男人了。当时我觉得我是那么的幸运，而且准备全心全意地去爱他，使他快乐，并且一起分享彼此的人生。我开始想到他是否能和我的朋友们相处，而我是否会喜欢他的父母。我想我那时真是太天真了，但对我而言，爱情的结果就是婚姻。这两者在我的心目中一向是密不可分的。我专心梦想着未来，从没有想到从那时起，我们的爱情就已经在走下坡路了。

“然后，周日早晨他一起床就告诉我他得告辞了，因为他的室友准备请朋友们来吃一顿丰盛的早午餐，而他得赶去参加。我不懂他为什么没有邀请我一起去参加，但我不愿意反应过度。我也

不想表现得过分絮索或唠叨——因为我想要一份互相尊敬与信任的亲密关系。但你知道 这件事使我蛮难过的。这真是令人不解 我们已经交往了 5 个月 但我居然还没有见过他的室友。”

在这个周末 迈克树立了一个在此后延续两三个月的行为模式。他每天都会从办公室打电话给珍美 并且约好周末和她见面。他都是在周五晚上来看珍美 然后两个人几乎整个周末都在一起 而且不停地做爱。有时他们会出去看一场电影或吃一顿晚餐 但大部分时间都腻在珍美的公寓里。

“迈克一直告诉我工作使他疲惫不堪 而我便是他的避难所——我是他唯一想共度人生的人。而且你要知道 我们的性关系当时是那么的美妙 那是一种十分亲密的性关系。我对我们的性关系和友谊深具信心。他几乎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他告诉我 我使他十分的快乐。我是那么的完美。我们的关系舒适、亲密而完美。”

在那段时间里 珍美只见过一个迈克的朋友 一起匆匆地喝了一杯酒就告辞了 如今她觉得那只是次意外的邂逅。有一个周五的晚上 迈克那住在康乃狄克州的母亲到纽约市来过夜 迈克和她共进晚餐。珍美原来以为迈克会邀请她加入饭局 但他却说他的父母一向很难接受他的新女友 所以他想先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然后感恩节就降临了 这是他们交往以来的第一个假日。迈克虽然一直表示他们已经是一对情投意合的佳偶 但这个假日里所发生的一切却让珍美深深地体会到他们是怎样的一对佳偶。

“他回去和他的双亲共度佳节 而并未邀我同行。我的心都碎了。他显然深怀罪恶感 所以在动身的前一天带了一瓶酒和一束花来看我。他说他觉得放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里过节 使他非常难过。我就说：‘那你就别走吧 如果你认为你的父母不会接受我的话 为什么不留下来和我一起共度佳节呢 你是个成

年人不是小孩留下来吧。把我摆在第一优先。’但他说他办不到。

“更令人气愤的是他正在重写他的履历表而我已经答应利用我办公室内的文字处理机替他打好我必须在感恩节后的礼拜五来进行这件事。他下个礼拜一会回来而我以为他一回来就会打电话给我。但他一直到礼拜三才打电话来而且邀我共饮咖啡。我注意到这件事因为他从来没有在周日以外和我见过面，如果他第二天要上班的话。我还以为他已经仔细考虑过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且决定要多花一点时间在那上面。他到我的公寓来拿他的履历表而我们最后还是上了床。然后他说他得回家睡觉因为他没有带衣服来。临走前他在门口又对我说：‘我爱你。’但他一点都没有提到周末的约会。我也没有提。我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但我有点担心。我计划周末见面时要和他好好谈谈——那时我们会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谈心。但礼拜五到了他并没有打电话来约我。我开始打电话给我的女朋友们问她们我该怎么办。每个人都劝我要处变不惊不要看起来很性急的样子。此外他可能正在开会。但他那天始终没有打电话来。

“我始终无法忘记那个周五我下班之后的感觉。我想我当时已经知道我们的关系已成为过去但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如果那是真的话那两天前我们为什么还上床做爱呢我也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傻但我当时确实是那么想的——我以为他出了什么毛病。到了晚上十点我实在是无法忍受了所以我打电话到他的公寓去。当然我听到的只是电话答录机的声音。我挂掉了电话但我开始觉得难堪怕他会知道那个电话是我打的所以我又打了一次并且留了话。他第二天回我的电话告诉我他知道他早该打电话给我的但忙得没有时间打而他那天得赶回康乃狄克州去参加一个家庭的聚会。我气得无法开口要求他带我去

他说他回来后会打电话给我 而他也办到了 那是礼拜天。事实上 他过来看我。一切都像以前一样的温暖美好。他在电视机前睡着了 而我替他 把夹克挂好。在挂夹克的时候 我看到有一张戏票伸出口袋 那是纽约某剧院的戏票 而日期正是前一天晚上。我终于发现他在说谎 他昨天并没有回康乃狄克州探望家人。”

从那天起 迈克又树立了一种新的模式。那就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他只有在他高兴的时候才打电话来。他还是继续要求珍美和他约会 但时间都不固定。

“他告诉我他工作很忙 而他快被工作压力压垮了。感恩节后的第一个礼拜 他约我周五见面而周六就回家了。接下来的一个礼拜 他在周六和我见面 而吃过晚饭后就随便编了一个理由溜走了。他仍然不停地告诉我他爱我 只是要求我要忍耐一段时间。每当他来看我的时候 我总是尽心烹调精美的菜肴 并使自己看起来出色万分。我真是不知道要如何才能再使他回到原点。我们的关系本来可以拖得更久的 但圣诞节猝不及防地来临了。我没有钱或时间可以回家 我也不想一个人孤零零地过节 所以我提出了一些他无法办到的要求。我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一起过节。他无法答应我。他说他知道这对我很不公平 但他不知道他到底要什么。他觉得自己游移不定 并把这种情形归咎于他的工作。他说他需要时间来好好考虑。我问他是否还跟其他的女人约会。他说没有 但我不太相信。

“最后 在圣诞节前的一个礼拜 我们终于在我的坚持下见了面 我问他我们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说‘艺术型的女人太诡异了’ 不是他可以应付的 而他必须离开我 自己冷静一下。相信我 我一直没有表现出太诡异的行为。我试着想让他多透露一点他的心事 但他就是不肯 他只是一直说我追他追得太紧了。

“有一天早上他打电话来祝我圣诞快乐 然后就马上挂断了。我气得马上打回去大吼大叫 而他拒绝和我谈话 因为他觉得我已经情绪失控。我想再约他见面 告诉他我有多么悲愤 但我怕他会拒绝。在我们挂断电话后 我对自己的吼叫充满了罪恶感。我想向他道歉。即使我比他聪明 但当时我仍担心我没有完全了解他 举止太过紧张怪异 而他的确有充分的理由来拒绝我。我想再打回去给他，但我很怕他会挂断。而我们的关系就这样结束了。”

分手之后

珍美很快地告诉我 这段关系使她受创良深。在假日里分手丝毫不能减轻她的痛苦。她说她的思想老是绕着同一件事打转。她不能接受 她的迈克——那个曾经告诉她他多么爱她的人 居然会这样地对待她 所以她开始归罪于他人。她责备他的朋友们。她归罪于他的童年和亲子关系。但她大多归咎于己。她知道迈克无法信赖任何人。她觉得她应该在他和他吵架之前 就先建立起他对她的信任。然而她也觉得或许她早就该跟他吵了。如果她在那个他独自赶去参加他室友的早午餐大会的礼拜天早晨 就给他一点颜色看的话 说不定他们整个关系的模式就会不一样了。

或许他从来没有真心地喜欢过她。或许她真的不是适合他的那一类型。但 或许她确实是适合他的。或许他只是想跟她上床。当她想到这些的时候 她又觉得不像。事实上 她除了感到痛苦之外，实在找不到任何分手的理由。她还记得他们刚开始约会时他所告诉她的一切事情 所以她认为他的转变一定是跟她自己有关。或许只要她稍微改变一下自己 他就会回来的。但事实上他却已经变得这么不友善 她为什么还要他回来呢？

“我觉得迈克彻底地背叛了我。他告诉我他爱我 而我也相信了他 认为他的爱情确实代表着某种意义。分手之后我痛苦到不知如何是好。我买了一切我所能买到的有关亲密关系的书。我每天和一个有着相同经历的朋友，在电话上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不停地诉说我和他之间一切对话的细节。最后我终于参加了心理治疗 但这实在非我的经济能力所能承受。然而 这一切对我都没有什么帮助。而且 我得告诉你 我和一些朋友绝交了。因为每当我告诉她们这一场情变的始末时 她们看我的表情好像是在告诉我，我在夸大他对我的追求与拒绝。这使我困窘而自怜。但我只是不了解为什么他告诉我他爱我 却对我如此残酷。”

珍美告诉我她一直在想，在世界的某处一定有一把钥匙可以开启这道秘密之门 使她获得一个满意而合理的解释。但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迈克说变就变 他为什么对她如此残酷 为什么一个那么体贴的男人会具有这种残酷的本质 为什么一个爱她的男人会一下子和她反目成仇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的关系为什么会结束 他为什么逃避爱情？

我的故事

在回答她的问题之前 我得先检视一下我自己的情爱关系 而我必须承认我就是本书中所说的那种有承诺恐惧狂的男人。当我上和女朋友分手的时候 我不自觉地发现我处理男女关系的方式是非常错误的。那时 好像我那一切无法对亲密关系做出承诺的借口都站不住脚了。当我 20 岁的时候男女关系尚良好；25 岁时也是如此；但在我 30 岁以后情形就不同了。那些在过去一向被我视为独立事件和不足挂齿的小事 综合起来突然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模式。而我知道已经到了需要加以改善的时候了。

我那迟来的自我检讨也因我工作上和私人生活里发生的几件事情而加速进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我上个亲密关系开始崩瓦解的时候，我正以人际关系巨擘的身份在进行一次卖书巡回旅行——我的问题事实上和我的答案一样的多。

听我演讲的大部分是女人。这是很常见的，因为妇女们一向对讨论人际关系较有兴趣。她们比较爱问问题，比较开放，而且勇于自我评估。许多妇女都非常地悲愤，有几个人告诉我她们正在试着疗伤，以平息那些逃避承诺的男人所带给她们的痛苦。她们表现出那么强烈的情感，使我觉得有一部分像是冲着我而来的。

我仍然很清楚地记得那些妇女和她们的故事。有许多人告诉我有些男人如何追求她们和逼迫她们做出某种程度的承诺。但当她们点头之后，这些男人却又退缩了，或者开始做出一些破坏性的行为来损伤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有些人向我透露她如诗般的浪漫约会和周末，以及和热情的男友们所制定的长期计划，但这些男友们却又毫无预兆地突然退缩了。他们有些人只是在情绪上退缩，有些人却不再打电话来而且消失得如此彻底，以致有好几个女人开玩笑说要替他们守灵致哀，因为他们一定都已经死了。她们实在无法为这种诡异而难以预测、自私而又残忍的行为找到任何合理的解释。

我很喜欢跟她们交谈。被视为“体贴先生”、“了解先生”和“老好人”实在是一件很棒的事，但我其实却欺骗了她们。当我开始想到我自己的男女关系时，我不禁自觉在某些时候，我实在和她们口中的“卑鄙小人”没什么两样。我从来没有尽力去维系过任何一段情爱关系。千真万确的事实就是，我一切的行为都显示我害怕承诺。我从来没有好好地努力过。我当然也曾略施小惠，但我也必须承认，我也曾经找到理由去搪塞，为什么一个和我非常相配的女人是令我难以忍受的——而那不过是一个薄弱的、用来分手的借口。

不肯承诺的薄弱借口

我回想了所有和我讨论过性、爱与男女关系的男人们 而我所听到的有关他们的女友们如何令他们难以忍受的借口 不外是她们“要求太多”、“太矮”、“太高”、“太胖”、“如果她得了厌食症的话怎么办”、“她妈妈很凶”、“她的孩子很不乖”、“她的猫很讨厌”、“她入错了行”、“她跟我同行”等等。我也想过所有我认识的男人 不论是经由工作或私人生活而结识的朋友 还是那些在我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后来找我咨询的客户。这似乎是无法想象的 但这些老是想得出借口和女友分手 或宣称找不到意中人 或永远无法对爱情做出承诺的男人们，是否就是上述那些向我抱怨的女人口中所说的同一群男人 我所听到的那些借口 是否只是他们用来遮掩自己的承诺恐惧症的工具 而这些我常为他们感到难过的男人们 是否只是一群 披着羊皮的狼”？

男人的言行自相矛盾

女人对这些男人的不满主要是 他们说的是一回事 做的又是一回事。因为有这么多的女人提到这种言行不一的现象 所以我决定深入地加以探讨。当然这种情形在我认识的单身男性中是很普遍的。我们人人都希望拥有幸福安定的婚姻生活 但我们却不是朝着这个目标在迈进。这是为什么 我不认为我是唯一会捏造借口 来解释为什么我老是由男女关系中退缩的人 但我决定一定要把原因找出来。我决定要请这些男人们讲实话。我只想要直截了当的答案 并且我认为我知道该如何达到目的。而在我找他们深谈之前 我觉得我应该先知道妇女们最大的不满是什么 因为我想在跟他们会谈的时候把主题表现得非常明确。我想知道这些妇女们在遭受这些

残酷的待遇时感觉如何 而她们又自以为发生了些什么事。所以我要先跟她们谈谈。

与女性会谈

我一开始和大约 50 名单身女性进行交谈。这些妇女都迷人而富现代感 对任何男人都充满了吸引力。我也试着咨询了同等数目的离婚或已婚的妇女 以使我的观点公平而不偏颇。我也试着从全国的不同地区和不同的经济背景中来选择我的样本。我收集她们的爱情故事和初次经历的诡异情况。有些故事真是太极端了。我专心地倾听 试着在她们谈到她们所深深信赖的男人最后如何突然消失, 在黑夜中隐没 或随着一阵轻烟而消逝时不显得过分的激动。其中有两个男人在女友们淋浴的时候突然走出大门 然后再也没有打电话来。有一个女人告诉我 她的未婚夫走出罗马的一家旅馆房间 说是要去买一包香烟 却从此音信杳无。在这些个案中 男女主角丝毫没有发生争吵 也没有讲过任何难听的话。有这么多的女人告诉我她的男友悔婚而去 多得让我记不清楚。有一个女人说她的未婚夫突然在结婚前决定参加和平军团 而在婚礼前两天逃往曼谷去报到。我要特别强调 他是一个人去的。还有一些人告诉我 她们的热烈追求者在她们答应做以下的事情——同居、结婚或生小孩——时 突然转变成一个沉默而愤怒的敌人。

以上的这些妇女基本上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 她们为什么被一向鼓励她们接受爱情的男性所背叛或抛弃。

与男性会谈

在了解了上述的悲情故事后 我满怀信心地开始会晤男性。第

一批和我谈话的男性都聪明而正常。我也用选择女性样本的标准来挑选他们。他们大多数都受过高等教育 对妇女运动不表赞成 而且对妇女问题很敏感。问题是 这些聪明而教养良好的男人们是否真的对女性这么残酷 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又如何进行 最重要的是，为什么？

我所想知道的是 当他们开始一段爱情时 在他们的脑海中是否潜藏着一个对方所看不见的日程表 他们是否故意在操纵对方 他们是否知道自己对永久的承诺有所畏惧 而这种恐惧感是否会促使他们捏造借口来跟对方分手 使彼此的关系中止？

我也想为一些特有的问题找到答案 这些男性是否曾追求某位女性 而在跟她上床之后就不再致电于她 他们是否曾向女友求婚，而在最后关头都悔婚而去？这是为什么？而他们后来又做了些什么 他们是否曾跟女友同居 而最后却因对承诺的恐惧而时常发怒，变成了一只卑鄙的困兽 每天以折磨女友为乐 因为他们认为她使他们陷入牢笼 不得自由。而这些男人是否用上述的行为来疏远女友，或是迫使女友自动提出分手来破坏彼此间的关系 他们是否在彼此的关系进行得太好、太亲密时就开始不忠实 他们是否曾绝情地逃离一位亲密而有资格和他们结婚 或承受较好待遇的女友 他们是否曾经和女性饮酒、用餐 勾引她们 使她们芳心大动 他们是否常常和不合适的女性在一起 以使自己常有借口去中断一段感情？

我不知道我所期望的是什么。但我所听到的故事让我大为震惊。我并不是不相信女士们的版本 但我总以为她们口中的负心人应该是另一群男人 而不是我现在所认识的这一群。显然我是错误的。我发现有一些我自以为知之甚深的男士们所告诉我的情爱故事 只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当我结束第一次的会谈时 我发现了三个真相：

- (1) 每当和女友的感情过度亲密时 这些恐惧承诺的男人就开

始 抓狂 ”表现出一些完全不合常情的言行。

(2) 这些男人没事找碴 专找女友的错处来使自己对分手觉得好过些。

(3) 他们大多数都知道他们自己会强调对方的缺点 只是为了避免去正视自己真正的弱点所在 没有能力去承诺。

“ 我现在不想谈论这个问题 ”

—— 男性如何隐藏秘密

市面上已经有许多帮助孤独或不快乐的女性处理感情的书籍。这些书我大多看过 并觉得它们都很偏激。大多数的书籍或文章都只是根据与女性交谈的结果 或是一些非常表面的与男性交谈结果而写成的。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帮助妇女们了解男人 和知道对承诺的恐惧是怎么一回事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我觉得我从男性那边获得愈多实情愈好。但一开始着手 我才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这些男人都很难缠。他们很难就范 而且不想谈论这个问题。最常见的反应是：“我现在不想谈论这个问题。”他们当然愿意回答一些简单的测验题 或提供一些非常表面的信息 但一切也到此为止。他们有许多人深怀罪恶感 而不愿意去回想从前 或任何促使他们溜走的动机。

如果我态度不够强硬的话 我就无法进行这么多具有深度的会谈了。我做了许多妇女渴望她们自己可以办到的事情 那就是 我锲而不舍地盯牢他们 赶蛇出洞 让他们无所遁形 并透露出事情的真相。有些时候情形变得非常的滑稽。他们有些人开始不回我的电话。有些人则得等我打了十几次电话后，才愿意和我聊个五分钟。我常常会晤一些正坐在车上赶着去上班 并称自己‘现在没有空讲话’的男人。我曾拿着一只录音机 在私人公寓里四处追逐一个正在

整装待发的男人。我也曾伴随某些男人去赴他们的约会。我以教他们打网球来讨好他们。我甚至曾帮其中一个男人洗过车。

我打定主意绝对要得到有深度的真实资讯方才罢手。但要使这些男人拿下假面具 真心地向我吐露心事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些经历也使我深深地体会到 对女人而言 要使一个心里在跟承诺恐惧症挣扎的男友透露真相是何等的困难。

“ 我可能要负点责任 ”

——女人如何帮忙隐藏真相

在另一方面 比起这些男人来 女人不但非常愿意透露真相 也非常愿意对整件事情负起责任。她们大部分和男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当她们提到自己生命中的男人时 几乎都会强调他们的优点。她们似乎都一直想为令人难以忍受的男性行为找到合理的动机 即使这意味着她们是有错的一方。她们也一直努力地要使彼此的感情顺利发展 虽然那段感情可能早已无望。

坦白地说 我并不认为这种态度上的差别是一种意外 或是有着生物学上的原因。我认为比较公平的说法是 这是由于社会上畅销的非小说类文学的影响 还有传统上所认定的 女性应为不良的社交关系负责的观念的流毒。

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观点 某些善良、聪明而漂亮的女性被认为应该看精神科医生 只因为她们“爱得太多”。我却从来没有听到有人建议任何男人去接受心理治疗 因为他们“爱得太少”。虽然在现实生活中 聪明的女人也可能做出愚笨的选择。但在承诺的问题上 情形并非如此 因为她们丝毫没有任何选择的机会。她们其实是被选择的。而造成这种情形的动机 并不是因为她们会发出某种特定的、令人发神经的讯号 而只是因为她们太聪明迷人 使男人无法

抗拒。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是 被她们所吸引的男人 都为承诺恐惧症所困。

不能爱的男人

◎当他们逃走而使女人莫名其妙时

如果你所听过的故事和我一样多的话 你会发现所有受承诺恐惧症所操纵的情爱关系 都受着相同力量的驱使 而它们的结局也是一样的恐怖。很典型的 所有的男主角都表现出一些可以辨识的类似行为。我把他们的行为模式通称为“追求——恐惧症候群”(pursuit/panic syndrome)。这个名词的意义就是 他们用高达一千度的热情来追求女性 ,直到他们发现这些女性的热情和反应已使他们无路可逃为止。在那个时候 他们会把这段感情视为一个陷阱。而这种陷阱使他们恐慌或焦虑不堪。在他们的女友察觉之前 他们已经逃走了——逃离她 也逃离爱情。

这些情爱关系中通常可以分成好几个特定的阶段 而每个阶段都有着特别的模式。唯一的变数是 每一个阶段可以维持多久。有些男性在一个晚上就完成所有的阶段。有些人则要等好几年。

有的男性在浪漫的初次约会后就消失了 因为他们马上会担忧结婚的可能性。有的人则觉得上床意味着承诺。总之对许多男性而言 当情况变得难以应付时 就表示他们已身陷困境了。

不消说这种男人一定会使女友们伤心万分。她们伤心的程度则依彼此间关系的深度而定。唯一的共同点是 这些男人通常不给予对方任何的警讯 所以对方丝毫没有察觉他们会溜走。她们当然也知道男友们在打一些主意 但完全不知道真正使他们溜走的原因是什么。

至于他们什么时候溜走 则全看他们是否认为自己已经走上了